

功夫大使 (七)

劉昌博

哥國動亂殺人如麻

我團於九月廿二日結束在中美洲的訪問演出，廿三日即從「蝴蝶之國」的巴拿馬飛抵南美洲哥倫比亞共和國的首都波哥大 (Bogota)；恍如到了另一個世界。

因為，從巴拿馬飛來波哥大，在地理上，是從中美洲到了南美洲；在地勢上，是從太平洋的海灘飛至海拔八千五百六十三呎的高原；在氣候上，是從炎熱的盛夏驟變為寒冷的冬天；在時間上，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航程，而變化卻如此之大，我真驚佩造物者的偉大和神奇。

由於，哥國在地理、地勢及氣候上變化的幅度驚人；因而，其社會的動盪不安，騷亂不已，在中南美洲也是首屈一指；有些社會學家認為是受了自然環境的影響。

依據頗為正確的統計指出：哥國是中南美洲，甚至是除大陸共匪外的全世界殺人最多的國家。十一年（一九六三年）前的一年中，哥國每十

萬人中有三十三點五人被殺身死，平均每天有十三點八人被殺，這是根據埋葬許可證計算的。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二年間被殺人數，總共有三十七萬之多，幾乎有當時其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三的人，死於非命。

就以最近十七年來說吧！每天有四十八人被殺，其中有五百九十二人，即被一個綽號「火焰」的山賊頭目迪費露斯殺死，這都是他從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所幹的殘暴行爲。

當我團甫抵波哥大時，我國駐哥國大使沈錡來到機場歡迎，他曾親切地對我們說：「哥國治安欠佳，扒手很多，要當心你們的荷包。」我在團中兼管財務，身邊所攜公款美鈔尚有七萬多元，深心惶恐不安。

哥國社會動亂，治安欠佳的因素，是共產黨恐怖份子，以及山賊、土匪、扒手、小偷的集體創作；尤其，綁票、暗殺、搞政變，更是赤色爪牙的專長，他們爲了籌集叛亂經費，經常在市區搶劫殺人。

我團住在哥京市區中心喀羅乃納旅社 (Carrenal Hotel) 樓高九層，甚是陳舊，櫃台內沒有保險箱出租；我攜帶的七萬多現金美鈔，找不到妥當地方存放。據說：哥京旅社的服務生一向手脚不乾淨，聞名南美，更使我心中結上一個痛苦的疙瘩。

領隊尹葆宇曾建議我把經費分散給全體團員保管，以減輕我的責任，我仔細考慮後，覺得不大妥當。因為，政府是把經費交給我保管，要我全權負責，依照預算項目，妥加使用；如果，我把經費分散給全團四十八人保管，倘若其中有一兩人出了紕漏，結果仍是我向政府負責。這猶之於一個機關的會計和出納，不致於把經費分散給全機關員工保管的情形一樣。

我只好咬緊牙關，獨個兒挑起責任；於是，我將四萬美金用破報紙包裹塞在我住的房間衣櫥內，另三萬多美金則分別放在我西服上裝裏面的兩個口袋內。這樣的保管方式，我認爲不致在一次差錯中，丟掉全部的鈔票。

因為，哥京地勢高，氣候寒冷，空氣稀薄，我們都換上厚重的呢製冬裝，三萬美金放在上裝口袋內，倒也看不出來。

第二天(廿四日)上午十時，我和總教練李棠華，外交部專員張鶴華，女團員許碧瑛，上街溜躑，旨在認識旅社四周環境。這時，我才發現我國是住在市區中心，從旅社大門前街道向右走兩百公尺，有一個長方形廣場，總有七、八條大街從此一廣場幅射出去，廣場內車輛壅塞，行人接踵摩肩，比台北西門圓環還熱鬧。

哥京街頭獎券世界

街頭到處有攔路兜售獎券的小童、少女、老婦；甚而還有不少壯漢，追逐行人，糾纏不休，頗有「張飛賣肉」的作風；另有些壯年人三、五成羣，斜依在街邊牆柱前，注視着來往行人，伺

機而動，等待發橫財的機會。

哥國是個獎券世界，哥京波哥大是這一獎券世界的「櫥窗」；因為，各種花花綠綠的獎券，名目繁多，獎額驚人，滿街兜售，幾乎天天有獎券開獎，日日有富翁產生。有些幸運的觀光客一券在手，竟於一夕之間，變成百萬富豪。

今天下午，恰好是第一特獎，金額逾五十五萬美金的獎券開獎；我和李棠華等見財心動，商議四人合資美金十元，可買下廿四張聯號獎券一大張，得獎後即能獨獲最高獎額。但他們三人皆沒有帶錢，要我這個「過路財神爺」先行代墊。我便掏出皮包在美金一百元、五十元、廿元、五元、一元鈔票中，好不容易才找一張十元美金付

給兜售獎券的小童。我剛把獎券和皮包放進口袋內，李棠華表示要我借他美金十元，獨自再買一大張獎券；於是，我只得又把皮包掏出來，找了很久才找出一張十元美鈔，借給李買獎券。這時有許多路人，圍觀我們如此慷慨地買聯號獎券。



我駐哥倫比亞大使沈綺與綜藝團員林秀英小姐合影。

詎料，在我兩次掏皮包

取錢時，錢財「露白」，已有匪徒跟蹤，我竟然不知道。我們走到一家百貨公司門前，李棠華等三人進去參觀，瞧這裏，看那裏，不想離去。我實在不耐煩，出來站在門口透空氣，突然瞥見我

團的兩位台柱女團員，即表

演「吊髮飛人」的蕭淑君和演出「平步青雲」的張火珠，在緊張地快步疾行。

我上前問她們何故如此緊張？她們表示有三個男人一直跟蹤她們，好害怕；要我當她們的「保鏢」，護送她們回旅社。

錢財露白五匪搶劫

我以「護花使者」的姿態，把那三個跟踪的男人瞪了一眼，他們打量了一下我這副碩壯的塊頭，就知趣地迴避了。蕭、張二女眼見沒有人跟踪，又有我「保鏢」，胆子壯起來，新花招不斷出來，一個說要購物，一個說還要逛街。

我們三人並排而行，她們二人一左一右伴隨着我，乍看起來彷彿她們二人是我的「保鏢」；我倒成了被保護者。剛逛完兩條街，就有一羣匪徒向我們猛闖而來，冷不防有此奇襲，一下子便把我們三人衝散了。這時，有兩名匪徒攔腰將我抱住，另有三名匪徒在我渾身上下不停地亂抓亂摸；因我穿的是新作的冬裝，衣服厚重，鈕扣堅耐；兼之，他們扒竊的技術實在惡劣而差勁，亂摸一通後，居然搜不到我的皮包，摸不着我的錢袋。在此千鈞一髮時，我把幼年所習拳腳功夫施展出來，拳腳交加，才打跑他們。

這時，兩位女團員已駭得花容失色，張火珠惶恐地說：「劉叔叔！他們都來搶你一個人，吓死人，好可怕。」我心中明白，匪徒只看我口袋內的美鈔，因為在陰盛陽衰的中南美洲，美鈔遠比「美色」可愛。

年齡較長的蕭淑君說：「副領隊！我不想逛

街了，這個地方不安全，我們快回旅社吧！」於是，我們趕緊回頭走！詎料，剛走不到二十步路，五個匪徒又追上來搶劫。我早已有些警覺，趁他們還沒有近身時，我便把十五年前跑社會新聞時向刑警們所學的「擒拿法」施展出來，先反扭住前面一人的手指，再扭住他的關節，這人即「嗷」叫起來，接着上前的四人，也被我掙倒或扭住推開。兩位女團員也使出「中國功夫」，拼命抵擋，始衝出他們的包圍圈，越過馬路逃走。

殊不知，他們仍不肯罷休，追逐不捨；我們不得已透靠身一幢高樓牆腳下，他們以弧形的陣勢包圍住我們，彼此僵持着，宛如暴風來臨前的寧靜。我就心匪徒們惱羞成怒，拿出刀子或槍械攔幹。幸好，這是鬧市中心區，街上有四、五十人圍在匪徒後面看熱鬧；可是，看熱鬧的人雖多，卻沒有一個有正義感的俠義之士打抱不平，拔刀相助；眼見三個外國人被欺負，都胆小得不敢哼一聲。

師兄師妹各有絕招

這時，情勢萬分危急，我不知從何處來的靈感，猛然出奇地大吼一聲；同時，我扭身一跳，頭頸略搖，眼即擺出李小龍生前在「猛龍過江」片中迎擊眾多強敵的架勢，只差沒有攜帶兩節棍（按該片於不久前，曾在哥京上映，十分轟動），五匪徒誤以為我是李小龍的「師兄」，兩位女團員是李小龍的「師妹」，居然把他們嚇跑，我們遂趁此機會突圍逃脫，身上財物未受損失。

我們驚慌慌，急急忙忙地闖過十字路口紅燈，歸途中胆顫心驚，有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」的恐怖感；回到旅社後，兩位女團員恭維我說：「今天的保鏢找對了。」我暗想：要不是最後突來此「絕招」，我可能已成泥菩薩過河，自身難保，洋相出盡事小，身上的三萬多美金被搶去，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。

晚上，沈大使在其大使官邸請我團主要負責人吃飯，席間他向我敬酒三大杯，給我「壓驚」，且為我能三次安全突圍，錢鈔分毫未損慶賀。沈大使對我團照顧週到，每晚都到演出場地指導，直到我們演完後才離開，盛情可感。

說來真不湊巧，也真湊巧，哥京在這半個月內，熱鬧非凡。因為，哥京有三百二十多萬人口，是中美洲哥斯達黎加和巴拿馬兩個國家人口的總和，故蘊蓄發展藝術及體育的潛力。美國白雲溜冰團，一年一度的「波哥大小姐」選美大會，南美洲軍人運動大會，波哥大門牛大會和我團，都在這段日子同時分別登場。尤其是我團和「波哥大小姐」選美大會，同在市立的哥倫比亞劇場舉行；不過，我團是晚上七至九時，選美會是晚上十至十二時。

我真就心觀衆分散，影響演出效果；兼之，在哥京的演出是我大使館找娛樂經紀商承辦的，在七天內要演出九場，其中星期六及星期日（即廿九、卅日）每天要演出兩場。這樣要命的安排，把我們團中的幾位負責人吓了一大跳；但擋期已排好，只有拚老命了。

因為，哥京海拔高達八千五百六十三呎，既

寒冷，空氣又稀薄！宛若在阿里山的頂峯表演，其艱苦可想而知。

廿四日中午十二時半，沈鎬大使在其官邸為我團舉行歡迎酒會，到哥國政要及教育、文化、藝術及新聞界人士三百餘人；把他的官邸擠得滿滿的，室內已無立足之地，有些來賓到後園草坪上聊天，別有風味。

因哥國治安欠佳，致酒會場大門口及沈大使官邸週週，均有哥國所派來的大批軍警保護，每人荷槍實彈，如臨大敵一般。

軟骨嬌娃大冒青煙

晚八時，我團在哥京市立哥倫比亞劇場首次演出，該劇場設備頗佳，可容觀衆二千五百人，門臨大街，交通便捷。其大門前，飄飛着我國及哥國的國旗，另一巨幅彩色廣告牌懸掛在劇場門前，高度和寬度有七、八丈，繪的是「軟骨嬌娃」林秀英所作的美妙表演姿態，鮮艷醒目。

我團的老教練張晏明，他看在眼里，認為這是林秀英祖墳上冒出了青煙；老實說林秀英這位花蓮阿美族山地姑娘，做夢也未想到她的巨幅彩色圖片會掛在哥京的市立劇場門首，大出風頭。

在我國的迷信傳說中，一個平常人如突然發跡或有特殊吉慶事，必是其祖墳上冒出了青煙；從此，我團又創造一個新術語，即某團員有什麼得意事，吉祥事或出風頭的事情發生，大家都說他在「冒青煙」。

當然，「軟骨嬌娃」林秀英，在哥京是大「冒青煙」，甚受歡迎。

這是慈善性義演，票價分廿元、卅五元、五十元、七十元、八十元等五種；哥幣廿三元折合美金一元，說來票價不算低。為此，我就心觀衆不會太踴躍；何況，近日哥京湊熱鬧的玩藝兒又那麼多。

距開演時間尚有半小時，樓上先坐滿，不久樓下也坐滿觀衆；大家才喘了一口氣。

時針指向七時正，沈大使登台致開幕詞，他以流利的英語，說出我國來哥國訪問演出的旨意，簡明扼要，博得台下二千五百觀衆熱烈掌聲。

我團演出的第一個節目是「生龍活虎」，一羣年輕的男女演員以各種不同的隊形、姿態、動作，翻出花式不同的筋斗，整齊而優美，矯若游龍，翩若驚鴻，勇如猛虎，台下響起一波又一波的掌聲。

可是，後台情況大不相同，看了使人對眼睛發生疑惑。由於，哥京地勢太高，空氣稀薄！這一羣剛才在前台的「生龍活虎」，回到後台，一個個呼吸困難，喘不過氣來，臉上鐵青，額冒冷汗；有的踉踉跄跄地倒在地板上，有的像放完氣的氣球似地沒精打彩，斜靠牆壁，講不出話來，簡直全變成了「病龍病虎」。我和總教練李棠華就心節目接不下去，尤其女演員朱明華、王梅香、張秘等三人，情況頗爲嚴重。

幸而主辦當局設想週到，後台安裝有兩個大氧氣筒；另有兩位醫師，三位漂亮女護士臨場急救；他們五人把後台變成了「急診處」。他們急救的法子很簡單，先跟情況嚴重的人戴上氧氣罩，依序吸取氧氣，然後服藥，嚴重的再打針，女

演員怕痛，打針的不多。說來也神奇，不出五分鐘，這羣「病龍病虎」，又恢復「生龍活虎」的本來面目。

醫師，護士們看到此種情形，要演員們出場前，先吸飽氧氣，如演出中途不舒服，可抽空跑回後台再吸氧氣；演完後，尤其要飽吸氧氣。否則，暈倒舞台上，治療起來，麻煩可大了。

前前後台情況兩樣

我和李棠華在後台會商決定，爲顧及演員的安全，臨時把王梅香的「搖桿飛人」，及張春美和張明珠姊妹擋的「單車頂人」等危險性大的節目取消。

這樣的決定，是遵照教育部長蔣彥士月前在機場送行時的指示：大意是說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，及玻利維亞的拉巴斯，因地勢高，天氣冷，空氣稀薄，爲了安全，部份有危險性節目應酌量減少。

演員的事業在舞台上，猶之於軍人的事業在戰場上一樣；他們重視舞台上的演出，要減少或割裂其部份節目或演出時間，比割掉他們身上的肉還難過和痛心。袁梅香的「高梯揚鷲」，林秀英的「直上青雲」及張春美、張明珠的「平步青雲」，均不願意刪減。

沒法子可想，於是，凡是較用力氣及較危險的節目，如男女泰山張德豐、許碧瑛的「力的表現」、蕭淑君的「吊髮飛燕」，以及翻筋斗最多的朱家三姊妹明華、明環、明玉等，皆強迫她們在出場前後務必吸飽氧氣。

前台在精彩的演出，台下在熱烈的鼓掌，後台則在緊張的急救，焦急的耽心，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好長；差些把我們幾位負責人的心臟病都急出來了。

我感到頭好暈，腳好輕，腦袋好重，四肢無力，眼睛睜不開，鼻孔癢癢的，肚子作怪，什麼都不對勁；我明白了，是我的身體不適應此地的氣候，正如在巴拿馬檢查身體的醫師和護士對我預測的情況一樣；我趕緊跑到後台吸飽氧氣，然後跑到廁所拉肚子，鼻子還流血，只差沒有嘔吐。後台醫生再給我打針、服藥，始好轉些，但囑咐我要休息，最好回旅社睡一大覺。

我獨個兒回到旅社房間裏，發覺我的皮箱，衣櫥及衣服口袋，顯然是給人翻搜過。我頓時大驚失色，想到衣櫥內的四萬美金可能已不翼而飛，心悸不已，幾乎癱瘓；最後仍然拿出最大勇氣去檢查衣櫥，發現有些零星小鈔票及小紀念品不見了，而用破報紙包裹着的四萬美金，原封未動。我想這是打掃房間的女服務生幹的好事，她大概認爲破報紙包裹的物品，絕不會是值錢的，不屑去碰它。

一位在哥京開餐廳的僑胞告訴我，若要哥京的服務生不翻搜你的房間，惟一妙法是多給「小費」。從此，我每天凡碰到來打掃房間，倒開水，送換洗衣服的服務生，一律給小費，每次外出前，總在床舖上或寫字檯上放些作小費的零錢。以後的幾天裏，服務生們見到我，都是笑咪咪的，衣櫥沒有再被翻搜，四萬美金比鎖在保險箱內還安全，後來我把另三萬美金也放在一起。

我睡了一晚上，身體恢復正常，演出時仍趕到劇場照料；演員們較昨天能適應此地的氣候。這是演出的第二天，由於昨晚觀眾的口碑宣傳，使今晚觀眾更加踴躍。台下觀眾中，有哥國教育部長等政要，還有仰慕中華文化的烏拉圭愛蘭娜女士，亦是座上貴賓；不久，劇場內來了許多軍警，舞台兩側分站着四個武裝衛士，大門口停有不少軍車，戒備森嚴。

我看見七、八位軍官簇擁一個穿白色海軍制服的高個子將領，進入前排坐定，沈鎬大使不斷與他交談。我們以為這位貴賓是哥國總統巴斯特蘭納，奇怪是他為何穿白色軍裝。

智利強人不速之客

我向沈大使打聽後，始知這位貴賓是智利共和國新近政變成功的領導者，陸軍少將哈威爾·柏來斯將軍（G. Tauer Palmaois），他是九月十一日統率陸軍把親共的阿葉德政權推翻的指揮官，這次他表面上是率領智利軍人運動員，來哥京參加南美洲軍人運動大會（智利陸將領是穿白色軍裝）；而骨子裏是藉此機會來洽請哥國政府對智利新政權的承認，以參加運動會名義來掩飾他的外交工作。

哈威爾·柏來斯將軍對我團表演的節目，頻頻鼓掌，驚訝不已；他並表示有意邀請我團到智利義演，僉信對恢復我國與智利的邦交必有功；我國很樂意前往義演，俾能促成中、智兩國早日復交。

智利左傾政權被打倒後，右傾人士登台，曾

先後與蘇俄，古巴及東歐共黨國家斷絕邦交；只有中共駐智利大使館臉皮厚，不肯撤走。兼之，我國未能積極爭取，致中、智兩國復交的千載難逢良機，就此白白地放過，說來十分痛心。

哥國政府為歡迎參加南美洲軍人運動大會代表及我國男女團員，特別舉辦一個盛大晚會，演出哥倫比亞的民族土風舞蹈。

哥國的民族舞蹈和我國的民族舞蹈迥然不同，其特色是原始、粗獷、簡純、色情而挑逗；音樂的節奏明朗，舞姿是熱情奔放。

例如其中有一個名叫「大哥倫比亞的誕生」，有數十名年輕男女演員出場，分別扮飾印第安土人，黑人，白人，以及各種混血人種，在山野裏狂歡歌舞。男演員僅穿一條極小的緊身短褲，看來恍如沒有穿褲子；綺年美貌的女演員挺着一對沒有戴胸罩的乳峯，僅穿一條配合其皮膚顏色的三角褲，在絢彩變幻的燈光下，彷彿一羣全身赤裸的亞當、夏娃在伊甸園裏幽會。

我看他們的舞蹈型態，是把印第安人，非洲黑人及正流行的所謂現代舞揉合起來的舞蹈，舞蹈動作，時而粗獷有力，時而柔美多姿；其熱情奔放的大膽程度，把各種「性愛」的姿態也以舞姿描寫出來；看似色情，但却富有濃郁藝術氣氛，每一個舞蹈都有其鮮明的主題，都能在音樂旋律裏刻畫出來，論舞蹈水準是第一流的。

哥國舞蹈熱情奔放

他們是要以赤裸裸的手法，把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內各種民族的血統，自然混合的事實描述出

來；依據史實記載，從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的五百多年間，哥國確是在如此原始狀態下，由各種民族血統混合誕生的。

我國的民族舞蹈，飽受傳統哲學思想的束縛，太保守，太拘泥，舞姿及服飾不脫平劇的窠臼，音樂的節奏不夠明朗；表現在舞台上的是柔美有餘，無從發抒情感，難於使觀賞者起共鳴作用；反而，我國的邊疆民族舞蹈，尚有生命的活力。

從哥京波哥大小姐選美大會，所表現的形形色色，可窺知哥國是一個有熱情，有衝勁，很坦率，很明朗的新興國家；惟其如此，所以，粗略看來缺乏紀律和秩序，這或許是其社會動亂不安的潛在因素。

廿八晚上的哥倫比亞劇場，從七時直到午夜一時，舞台上沒有空閒過；因為，晚上七至九時由我團演出，接着「波哥大小姐」選美大會在此舉行決賽，美女雲集，使人眼花繚亂，真是「美不勝收」，眼睛忙不來。

有十六位美女參加決賽，他們是哥京十六個行政區域選出來的美麗代表；劇場內擠得滿坑滿谷。哥國政府邀請我全體團員與會；當然，在選美進行中，我團也拿出幾個特技節目助興。林義士、周雲雲夫妻檔的「單騎神槍」，張金長的「雜耍特技」，均獲得熱烈讚賞。

選美進行中，高潮迭起，每區選出的美女，皆有每區的區民支持和捧場；最受歡迎的一位黑髮美女伊莎貝娃，臉型甜麗，三圍標準，身段窈窕；次一位是褐髮美女葛蘭麗兒。據說：後者是

哥京市長弗南德那一區選出來的；因此，弗南德市長堅持要他故鄉的美女當選。

競選的美女各穿晚禮服，自選時裝，及泳裝依次出場亮相；中間穿插包括我國在內的中外遊藝節目。評審委員坐在舞台前第一排，市長弗南德在場指導。我覺得哥國少女長身玉立，熱情大方，健美多姿；尤其泳裝亮相時，酥胸微露，玉腿林立，散發出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。

決賽揭曉了，果不出大家所預料，由市長弗南德支持的褐髮美女葛蘭麗兒小姐榮登后座，膺選為「波哥大小姐」，那位出色的黑髮美女伊莎貝娃小姐屈居亞軍。

哥京選美市長護花

這樣的選舉結果，觸怒了全場三分之二以上的觀眾，大家此起彼落的高叫：「No! No!」；接着，一大羣又一大羣的忿怒觀眾站起來，高聲叫喚：

「不公平！」

「我們不要她！」

「她太醜！」

「殺死她！」這是更忿怒的叫喊。

頒發當選證書、權杖，及后冠給葛蘭麗兒小姐時，台下叫囂的聲浪，淹沒了一切。

「請下來！」

「葛蘭麗兒，妳不够格！」

「市長的小情人，不要臉！」

台上的葛蘭麗兒小姐，坐在后座上露不出勝利的微笑，旁邊四位名次較低的小姐，對她頗不

服氣；最下不了台的，是台前的市長弗南德，他的臉色青一陣，白一陣，好難堪。這樣的吵鬧，直到午夜一時，大家都疲倦了，才歇息。

「副領隊！你怎麼不去『冒青煙』？他們男團員都到後台『冒青煙』去了。」女團員張春美對我說。

我有些迷惘！男團員在後台「冒」什麼「青煙」！不要胡鬧，使後台失火，燒了人家的劇場。我急奔後台探看究竟，發現我國的年青小伙子們，在後台跟競選的美女們拍照片，這個合照一張，那個單拍一張，興緻極高。

這時，我才恍然大悟「冒青煙」的新術語，有它特殊的含義。我雖不再就心後台失火，但我就心年青小伙子們在情感上「冒青煙」；所以，我命令他們趕快回旅社休息，不能再「冒青煙」了。

我國來到中南美洲已有一個多月了，離家日久，思鄉又思家，人之常情。兼之，氣候寒冷，空氣稀薄，影響情緒；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吃飯問題，哥京華僑只有一百多人，全都在市郊開餐館維生，為示公平待遇，大使館安排我國在每家吃一兩天。哥京較大的幾家中餐館如：香港、華苑、金鳳樓、龍宮、寶華等，我們都光顧過。因每家餐館距離劇場甚遠，要到華苑餐廳吃一頓飯，來回要跑兩小時以上，為了吃飯，疲於奔命，更使大家情緒惡劣。一天，我們坐交通車顛簸五十分鐘抵達金鳳樓晚餐，開飯時，我發現王家的全班人馬九人，沒有用筵叉回到交通車上，有兩個女孩子淌着眼淚，悲憤不已；聲音寧願餓肚子，不受這口悶氣。

絕食盡孝六華擾團

原來，王家的家長王教練強林，在坐席次時，碰上國樂隊吹噴吶的陳冠華不肯讓坐位；王教練大為生氣，回到交通車生悶氣，不想吃飯。

王家的子弟兵王福雄、王福南、王嘉南、王安南、蕭淑君、王梅香、袁清香、吳碧珠等，一向孝順父母，見家長不吃飯，大家都上交通車陪着王教練，來個全家集體「絕食」抗議。

我再三勸說，他們也不肯下車吃飯；只好把飯菜送到旅社後，勉強用餐。解鈴人還得繫鈴人，我請陳冠華向王家班當面道歉，這場風波方平息。

第二天，熊教練榮華為他太太海明和張美華不愉快的事情，跟張美華的哥哥張金長吵起來。他們的江湖恩怨頗複雜，海明是特技界的前輩，因年齡增長，現屈居十八歲小姑娘張美華的助手，心中自是不甘；遂和張美華在後台冷戰熱戰，各不相讓。張金長手足情深，要幫他妹妹美華抱不平，熊榮華便站出來幫助他太太海明；再加上朱明華居中傳話，兩面不討好，又捲入了漩渦。經我和呂專員永美、王專員德勝，多方勸解，始化干戈為玉帛。

李棠華和熊榮華在業務上處於競爭狀態，李懷疑張專員鶴華暗中支持熊；於是，李對張頗不諒解。

我們讀中國歷史，在東晉時代有「五胡亂華」的史實；我國在地勢高，氣候冷，空氣稀薄的哥倫比亞演出時，竟然有「六華擾團」的趣事；所謂「六華」，是李棠華，熊榮華，張鶴華，陳

冠華、張美華及朱明華，四男二女，陣容整齊，旗鼓相當，可與一千五百多年前的「五胡」媲美，不過他們間僅是閒言冷語而已，不若「五胡」的血戰經年。但到了氣候良好的地方，他們六人情緒穩定，又成爲好朋友；由「六華擾團」變成「



本文作者(右)與我國駐哥倫比亞大使沈錡(左)及一向仰慕中華文化的烏拉圭愛蘭娜女士(中)合影。

六華護團」。他們六人的情緒，常是我國的活動「溫度表」和「氣象台」。

我國在哥國演出期間，曾抽空遊覽了海拔一〇、五二七呎的蒙特那德山頂大教堂，乘坐山電車直上山嶺，在教堂台階前可俯瞰哥京全市景色。

世界奇觀之一的鹽礦大教堂，我們乘車四十分抵達，其深邃的坑道內，有好幾個大教堂，無論天花板、十字架、牆壁、樑柱、桌椅，皆是用鹽裝砌而成，蔚爲奇觀。

哥國盛產黃金，世界聞名的黃金博物館，就在我國所住旅社附近；館內珍藏古印第安土人所用的黃金飾物。印第安土人喜愛黃金，富有人家渾身飾物全用黃金製成，金環、金鐲、金鼻環、金珠、金鍊、金杖、金杯、金碗、甚而，釣魚竿、釣魚鈎，也用黃金製成。有間大屋子，彷彿一個大保險櫃，每次只准二十人入內參觀，然後把厚厚的鋼門鎖上；每次只准參觀十分鐘，要啓開門才能出去，旨在防止匪徒搶劫黃金。

古堡藏嬌鬼話連篇

這間屋子內，四壁懸掛古代黃金飾物，琳瑯滿目，燦爛眩眼；電燈開亮，金光耀射，幾乎睜不開眼睛。我們另外遊覽了一座古堡式的「鬼屋」，宛若中世紀歐洲型古堡，建築在半山腰，沒有人敢搬進去居住。傳說在五十年前，哥國的默洛林(Maiolo)總統，娶了一位美麗的法國少女爲妻，築此古堡藏嬌。

默洛林熱愛其嬌妻，詎知，其妻却跟人私自逃走；從此，默氏相思成疾落落寡歡，慳慳病死

不久，其家人及所有僕人，全都莫名其妙地死於古堡內，究竟患的什麼怪病？醫生診斷不出來。以後，古堡內一直鬧鬼，曾有膽大的人搬進去居住，却沒有一人活着出來；從此，無人再有膽量進鬼屋居住。當地人說，在風雨交集的深夜，堡內常有千百鬼魂在堡內開歌舞聯歡大會，鬼影幢幢，鬼話連篇，益使「鬼屋」添上神祕而恐怖色彩，因爲怕鬼氣上身，鬼屋大門深鎖，我們只能在鬼屋牆外拍照留念。

團中的幾位「中國功夫」高手高永樑、李南芳、張德豐、張宴明、王強林等，自告奮勇要進「鬼屋」捉鬼，奈何不得其門而入。

他們幾人無法進「鬼屋」捉鬼，却於廿八日下午三時跑到哥京鬧市中心遊逛，故意將錢財「露白」，希望捉幾個扒手、小偷或匪徒，過過癮；主要用意是想師法「猛龍過江」中的李小龍，露幾手「中國功夫」，以揚威異域。

張宴明、張永樑、李南芳三人一組，在街頭照隨一會；居然有六位「有眼不識泰山」的匪徒上前攔劫。張等三人背靠住背，擺下「鐵三角」陣勢，架勢拉開，六個匪徒圍住兜了五、六圈，不敢動手，引來上百路人觀賞。最後，有一個匪徒冒險伸手，被張永樑抓住不放，連連道歉叫饒，才鬆手放他逃走，其餘匪徒狼狽鼠竄。從此，我們上街再無人動歪腦筋了。

哥國地廣人稀，其土地面積有一、一三八、九一四平方公里，比台灣大三十二倍；在中南美洲它是除巴西、阿根廷外的第三大國。土地有三分之二沒有開發出來，實在可惜。

全國人口有二、四八九、〇〇〇人，僅比台灣多三分之一；其中一半人口集居都市，例如哥京即擁有三百二十多萬人，佔全國總人口的七分之一。可是在西部山野，往往數百里不見炊煙。

司機罷工冒險突圍

人種方面，多是白人與印第安人或黑人混血種，陰盛陽衰，男女是一與六之比。婚姻關係，雜亂無章，未出嫁的媽媽及私生子，觸目皆是。

波哥大市政府，為清除街頭的孤兒及棄嬰，特設一所孤兒收容院；詎料，不到半個月，即收容了一萬二千七百多人，全院爆滿，來源滾滾不絕，只好停止收容。原來，這些孤兒及棄嬰，均係不受其「爸媽」歡迎的私生子。

我團在哥京演出七天，備嘗辛苦；但是，我們離開時，驚險萬狀。因為，哥京司機為提高工資，定十月一日上午八時起全體罷工，以癱瘓全市交通作要挾。我團定一日上午九時從哥京飛往

玻利維亞共和國，為了日程不受影響；於是，提前於上午七時冒險趕往機場，雖未受到罷工影響，但已飽受虛驚。當我們抵達玻國時，獲知哥國當日罷工，釀成血案，打死了十五人。

我們在哥京買的獎券，並未中獎，沒有發偏財的份；但却招來匪徒的覬覦。我在哥京有些感觸，如看它的河山風光，天然景色，嬌美女娃，我願終老此鄉；如看他的社會眾生相，我不願在此留連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綜藝團在哥京表演的「金玉滿堂」節目之一的精彩鏡頭。